



正红旗下
离婚

老舍著



老舍著

正红旗
下
离婚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7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红旗下·离婚/老舍著. —厦门:鹭江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459-1222-7

I. ①正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9123号

出版统筹:雷戎

责任编辑:董曦阳 王天阳

营销编辑:范存榜 赵娜

封面设计:周彧

封面绘画:黄有维

策划编辑:董曦阳

排版:九章文化

责任印制:孙明

书法题写:王陵生

ZHENGHONGQIXAI · LIHUN

正红旗下·离婚

老舍著

出版发行: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址:厦门市湖明路22号

邮政编码:361004

印刷: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

村委会东900米

邮政编码:101109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插页:4

印张:12.25

字数:263千字

版次: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459-1222-7

定价:4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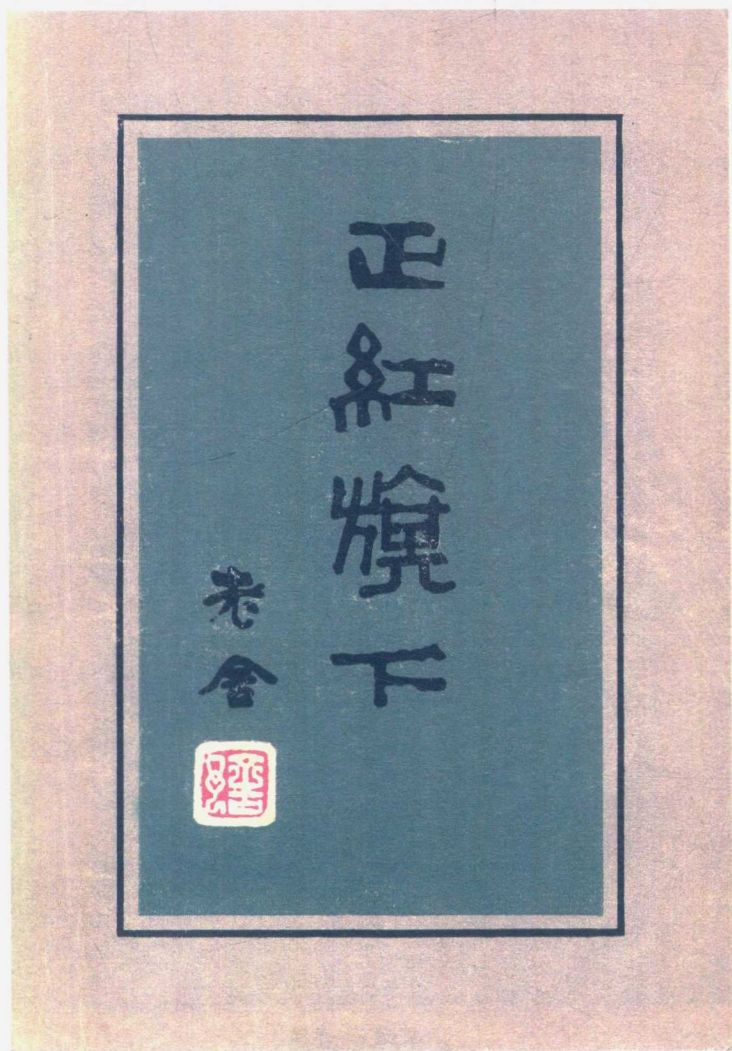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

老舍，摄于1963年元旦。《正红旗》写于1961-1962年



从左至右依次是正白旗、正黄旗、正蓝旗、正红旗



《正紅旗下》书影

正红旗下

老舍

(一)

倘若我的祖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，我相信她的还会时常争辩：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，我的母亲是团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，还是她受了煤气。

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，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；要不然，不把我庆祝自己的**老甲之喜**，**先由掃大**，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。唉呀，倘若大姐婆的算法^有正确，我便根本不存在呀！

似才有声明一下的必要：我生的迟了些，而大姐又出胎早了些，所以我一出世，大姐已有了婆子，而且是一位有比宝绸子还坚硬的成儿的婆子。唉，她的成儿是那么深，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。只要她一眼看到我，她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，往外**放散**煤气！

还要声明一下：这并不是为来对比，贬低大姐婆，以便高抬我的祖母。那用不着，说真的，祖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，并不十分关心，管不顾，到底来，她的烟袋锅子落什么蒂^之敲在我那头上，便有些费劲了。唉呀，我长着一个脑袋，不是一伙破锅敲！

尽管如此，她时或显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；和我大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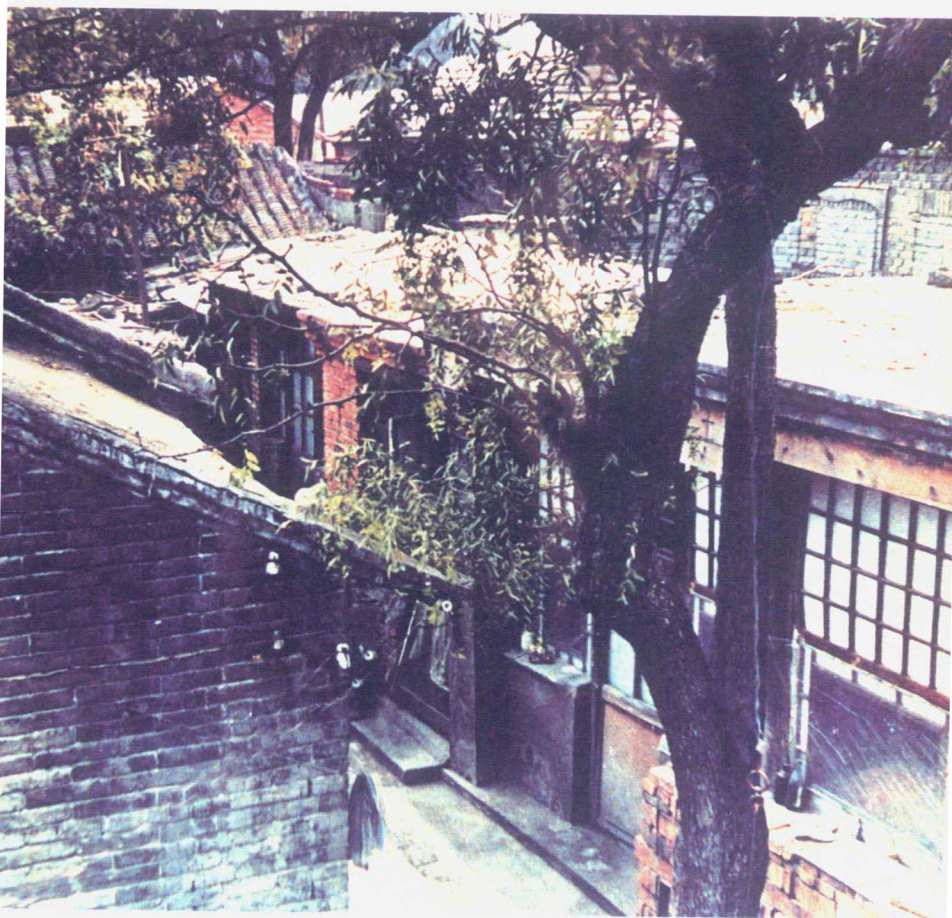
潤常設在菊花廳不遠的一個圓亭里。它原來是亭子，
後來才安上玻璃窗，改成暖閣。它大冷在每次大發脾氣之
后，就到這里來陶氣養性。倘若尚有餘怒，他可以順手揮
几件小東西。這里的陈設都是洋式的，洋鐘、洋灯、洋
磁人儿……地上鋪着洋地毯。



老舍写作休息时欣赏陶俑



从右至左依次是《猫城记》《离婚》《牛天賜传》



老舍出生地

目 录

正红旗下 1

离婚 139

正红旗下^{*}

(未 完 结)

* 正红旗，清代八旗之一。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，以旗的颜色为号，有镶黄、正黄、镶白、正白、镶红、正红、镶蓝、正蓝八旗（正即整字的简写），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。这是“满洲八旗”，以后又增设“蒙古八旗”和“汉军八旗”。八旗成员，统称“旗人”。

作者隶属“满洲八旗”的“正红旗”，这篇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因此得名。

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，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，也忘了自励。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：有钱的真讲究，没钱的穷讲究。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。

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，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：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，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，还是她受了煤气。

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，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；要不然，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，还是古稀大寿，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。是呀，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，我便根本不存在啊！

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：我生得迟了些，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，所以我一出世，大姐已有了婆婆，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。是，她的成见是那么深，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。只要她一眼看到我，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，往外散放煤气！

还要声明一下：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，贬低大姐婆婆，以便高抬我的姑母。那用不着。说真的，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，并不十分关心；要不然，到后来，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

我的头上，便有些费解了。是呀，我长着一个脑袋，不是一块破砖头！

尽管如此，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。按照她的说法，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，失血过多，而昏了过去的。据我后来调查，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，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，就搬到我家来住，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。我的啼哭，吵得她不能安眠。那么，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！

我也调查清楚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，虽然各过各的日子，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，擦桌子扫地，名正言顺，心安理得。她确实应该心安理得，我也不便给她造谣：想想看，在那年月，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，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？

在我降生前，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，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^①，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。不过，不管她多么自私，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：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，甚至于混战，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，其说不一了。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！

那的确是良辰吉日！就是到后来，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，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，应否继续努力。她不能不想想，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，全北京的人，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，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！

① 即降生。落读作 lào。

在那年代，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，实在黑得可怕。大街上没有电灯，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，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，就会越走越怕，越怕越慌，迷失在黑暗里，找不着家。有时候，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，一直转一夜。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，这叫作“鬼打墙”。

可是，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，全北京的男女，千真万确，没有一个遇上“鬼打墙”的！当然，那一晚上，在这儿或那儿，也有饿死的、冻死的，和被杀死的。但是，这都与鬼毫无关系。鬼，不管多么顽强的鬼，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，不敢出来，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，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。

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^①的呀！天一黑，他们便点上灯笼，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。天越黑，他们吆喝得越起劲，洪亮而急切。过了定更^②，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，糖还卖给谁去呢！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，那么洪亮，那么急切，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，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——据说，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。

再听吧，从五六点钟起，已有稀疏的爆竹声。到了酉时左右（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），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，不用说鬼，就连黑、黄、大、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。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，一闪一闪，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。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：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，燃起高香与柏

① 糖瓜与关东糖又叫“灶糖”，祭灶时的供品，用麦芽做成。

② 即初更，晚上七时至九时。